

河南地方戲曲彙編

(豫 剧)

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編輯

第一集

撕 蛤 蟆

尹士瀟打窰

双 搖 会

烽 火 台

南 陽 关

釧 趙 王

河南地方戏曲彙編

(豫 剧)

第一集

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編

一九五七年·鄭 州

前 言

河南20多个地方剧种，拥有数以千計的优秀傳統剧目。为了使这些丰富多彩的寶貴遺產，得到保存、傳播、繼承和發揚；提供有关文化部門、戲曲团体和剧作家進行研究、整理、改編或演出的資料，特編輯“河南地方戲曲彙編”。

“河南地方戲曲彙編”的資料，曾得到本省各地戲曲团体、老藝人、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藝人的親屬們的積極支持，貢獻出和記錄了他們自清代以來所珍藏的秘本以及本人的拿手好戲，这对繼承戲曲遺產、研究河南地方戲歷史沿革和今后的整理、改編工作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礎。这些寶貴資料，我們將分別剧种，陸續分集刊印。

“河南地方戲曲彙編”所收集的剧目，多系口述者的拿手戲，其表演藝術和曲牌等亦尽可能收集在內；并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，加以校勘；或請老藝人帮助訂正；对只有个别藝人能口述的和年久失傳，暫時無法考証的孤本，仍照原本刊出。校勘的工作，以尽可能保存剧本原來面貌為原則，僅对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，加以改正；間有过分冗雜，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，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，略加刪動。

河南各剧种的傳統剧目，失傳或流散在民間的極多，要全部挖掘出來，還是一項比較艱苦的工作。本“彙編”所收的剧目，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點。希望各地老藝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，協助發掘，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，使本“彙編”成为河南地方戲曲遺產的忠实紀錄。

由于資料有限，未能尽选善本；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，在編審、校勘、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點，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。

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員會

目 錄

撕蛤蟆·····	(1)
尹士瀛打窖·····	(9)
双搖会·····	(17)
烽火台·····	(29)
南陽关·····	(47)
劍趙王·····	(69)

撕 蛤 蟆

桑 殿 傑 口 述

路 繼 賢 紀 錄

洛市劇目組 校 訂

剧 情 簡 介

这是个生活喜剧。开小車鋪的王二楞娶妻刘氏，生一子名喚蛤蟆。一日刘氏赶会归来得知母親染病，她便要求二楞借驢借馬伴送她回娘家探病，二楞不允而發生口角，鬧分家。諸物分安惟儿子蛤蟆無法平分，撕又不可撕，分又分不公，二人終于重归旧好。

人 物

刘 氏(刘)

王二楞(王)

【王二楞上，唱二八板】

王： 王二楞我居住在山西，來到河南做生意。
头輩爺爺跑过馬，二輩爺爺剃头的。
三輩爺爺打燒餅，四輩爺爺旋脚的。
五一輩就是我的父，他在此官路沿上赶脚野。
將身儿打坐小車鋪，但等着蛤蟆他娘來到这里。

【刘氏上，唱二八】

刘： 刘氏女吃罢飯來沒有事，怀里抱着我的蛤蟆儿。
小呀小店集起呀起了会，我一心望会到那里。
我有心那里把会赶，我見那蛤蟆他爹來商議。
正行走用目視，小車鋪不远面前立。
刘氏女走到小車鋪，蛤蟆他达！

王： 叫我咋！

刘： 蛤蟆他达！

王： 你說啥？

刘： 蛤蟆他达听心里，蛤蟆他达听心里！

王： 你說啥，你說啥，你說你說你說啥？

刘： 小店集起下会，我一心望会到那里。
我有心那里把会赶，我見了蛤蟆他达來商議。
你叫我去我就去，不叫我去在家里。

王： 你至此过門二年半，那个龜孙家孩子管过你！
你願去你就去，你要不去在家里。

刘： 你叫我去我就去，你还得給我拿盤費。

王： 王二楞笑呵呵，伸手就往腰里摸。
掏出了銅錢六十个，蛤蟆他娘你拿着。

刘： 接過來銅錢六十个，慌忙就往腰里攔。

辭別了蛤蟆他達我去趕會，劉氏女去望會到那個。(下)

王：蛤蟆他娘出門去，倒叫二楞挂心里。
將身兒打坐小車鋪，但等着蛤蟆他娘趕會回。(下)

(劉氏上)

劉：劉氏女我把會場進，我頂頭碰見蛤蟆他二姨。
蛤蟆他二姨對我講，蛤蟆他姥娘得病疾。
蛤蟆他姥娘身得病，捎書傳信想閨女。
我有心那里去探病，我見了蛤蟆他爹再商議。
正行走用目觀，小車鋪不遠在这里。
劉氏女進了小車鋪——(王暗上)

王：(夾白)蛤蟆他娘回來了嗎？

劉：(重句)劉氏女進了小車鋪，蛤蟆他達！

王：叫我咋？

劉：蛤蟆他達！

王：你說啥？

劉：蛤蟆他達听心里，蛤蟆他達听心里！

王：你說啥，你說啥，你說你說你說啥？

劉：有為妻那里去趕會，

你說我會上碰見誰？

蛤蟆他達，你說我碰見誰了？

王：你碰見誰了？

劉：你猜猜吧！

王：我一猜就猜着了。

(唱)你碰見說書的，

劉：不是的。

王：你碰見唱曲兒的，

劉：不是的。

王：打挂的，

劉：不是的。

王：賣藥的，

劉：不是的。

王：拉二弦的俺伙計，
我問你是的不是的？

刘：有为妻那里把会赶，
我碰見蛤蟆家您倆的姨。

王：耳巴子客，你跟我罵玩是咋着啊！

刘：我咋着給你罵玩了？

王：你說碰見蛤蟆俺倆的姨，我能給咱蛤蟆伙一个姨嗎！

刘：蛤蟆他达別生气，我在会上碰見蛤蟆家二姨，她不是你小姨嗎？

王：那你說开呀！那是小孩的脚丫。“磨謫”（沒講）呀！你碰見他姨了，不用說，黑嗒嗒黃嗒嗒一屁股坐在溜地下，誰家閨女不做活，誰家媳妇不紡花，不用說又得拉拉家常呱。我老大时候沒見蛤蟆，拿过来我抱抱！（抱过）看俺这孩子長的福泰着呢，兩個大腿緊靠着屁股捶，哟！咱蛤蟆我給他改个名吧！

刘：改个名叫啥呀？

王：叫二狗愁。

刘：怎么叫二狗愁？

王：看看咱的孩子吃的胖，一个狗吃不完，兩個狗不够吃，不叫二狗愁叫啥！

刘：（搶过）別瞎說了！馬上就把孩子給逗哭了。

王：他二姨見了咱蛤蟆就沒有給咱孩子買点啥吃吃嗎？

刘：買了。

王：買的啥？

刘：（唱）仨錢買个搬不倒，
倆錢買个小叫具。

刘氏女說着眼臉泪，

王：蛤蟆他娘，你咋二目下淋哪！

刘：二目落泪。

王：你哭啥！啊，想是碰見那个無头光棍，吃了他的暗虧？不要緊，我去拿着咱那个橐木杠子我揍他个王八旦！

刘：不是的。

王：不是的你哭啥？

刘：（唱）小店集起下会，我一奔望会到那里。

那时我去到会场内，顶头碰见蛤蟆他二姨。

蛤蟆他二姨对我讲，蛤蟆他佬娘得病疾。

蛤蟆他佬娘身得病，捎书传信想闺女。

我有心那里去探病，我见了蛤蟆他达重商議。

王：你一到那里去探病，你赶紧给他請獸医。

刘：請名医。

王：請獸医。

刘：請啊請啊請名医！

王：請啊請啊請獸医！

刘：还得叫他請名医。

王：犟嘴不过請名医——咱就叫他請名医。

刘：你叫我去我就去，你快与为妻借头驢。

王：正月里大年下，誰家驢儿不請客。

說什么叫我去借驢，明明叫我去碰蹲地。

你要去你就去，不要去來在家里。

刘：叫借驢不借驢，你官路沿上等等去！

等張嫂和刘嫂，还有二嫂赶脚的——

你拿錢給我覓头驢。

王：砍一个車軸五十个，挖一个車耳整六十。

五十个整六十，算來算去一百一，我哪有閑錢去覓驢！

你要去你就去，你要不去在家里。

刘：你到大街找經紀，你找着張老董李老七，披毛狗翻毛鷄，

这一些經紀有名的，到那里与我買头驢！

王：買一头驢几十來吊，我上哪里去買驢！

抱着磨棍來推磨，龜孙家見過驢毛羽。

你要是不願走着去，你騎上咱的大公鷄，又会蹦又会飛，

咯儿拉丫丫啦咯丫，咯儿丫啦走親戚，你看看排气不排气。

刘：叫覓驢不覓驢，你与为妻買头馬。

王：想騎馬我有法，

脫了鞋擰了袜，一到坑里摸蛤蟆，

大小蛤蟆摸一个，蛤蟆他娘你騎上它，
又会蹦又会爬，一蹦一爬一咯哇——你看得法不得法。

刘： 叫買馬不買馬，龜孫家妮子不跟你打。

王： 你說打咱就打，誰要不打是个王八。
一捶把你的头打掉，給你按个肉疙瘩。
擦不得粉，戴不得花，

不能南庄走娘家，你看腌臢不腌臢！

刘： 这个日子过不好，龜孫家妮子能不跑。

王： 你要跑你就跑，我看你跑給哪个好！

刘： 你叫我跑我就跑，南庄去找王老鳥。

王： 提起了王老鳥，你倆沒有俺倆好。

我是他的親表兄，你是他的親表嫂。

到他家住够一輩子，龜孫家孩子把你找。

刘： 去我一人不“中咋”，撇下蛤蟆你咋拉扒！

王： 你身上也有媽，我身上也有媽。

刘： 你那个媽是瞎媽，媽疙瘩沒有胡椒大。

小蛤蟆一吃沒有水，准备着把你个龜孫的心口挖。

王： 王二楞我有法，我明天赶集把藥抓。

順心草透心花，王不留、穿山甲——我就是不要大麥芽，
我喝它七八十來碗，我躺到床上养着它，

巴掌打指甲排，排的个媽媽賽西瓜，

小蛤蟆一天吃不了，人家的小孩喂十仨。

刘： 叫我跑我不跑，不勝咱倆把家分。

王： 你說分咱就分，誰要不分是龜孫。

我分这个沙鍋子，你分这个和面盆，

蛤蟆一撕整兩半，去他佬娘个脚后跟！

刘： 你去他奶奶个脚懶筋！

王： 去他佬娘个脚后跟！

刘： 你去他奶奶个脚懶筋！

王： 哎哎翠不过，就去他奶奶个脚后跟。

刘： 离了为妻不当緊，后来有 you 作的难，

衣裳爛了沒人補，鞋襪爛了沒人連——看你作難不作難！

王：說我作難不作難，南庄就把他二姨搬。

刘：搬他二姨不能過，不能長在咱家園。

王：我叫他長在咱家內，明天趕集到衙前。

只買下七領席八領氈，白拉杆子都攝彎。

推上車、搭上攀，推上個小車上東南。

只走過周家口、刘家潭，几溜子拐彎到确山。

把窩鋪搭在漫地裡，上搭蘆席下鋪氈。

他二姨搽粉戴花庵子裡坐，我在外面打轉轉。

抓的銀子花不了，一到北京把官捐，（重句）

刘：你捐官，你捐個王八旦！

王：我捐京監？我捐京監也能扛門勢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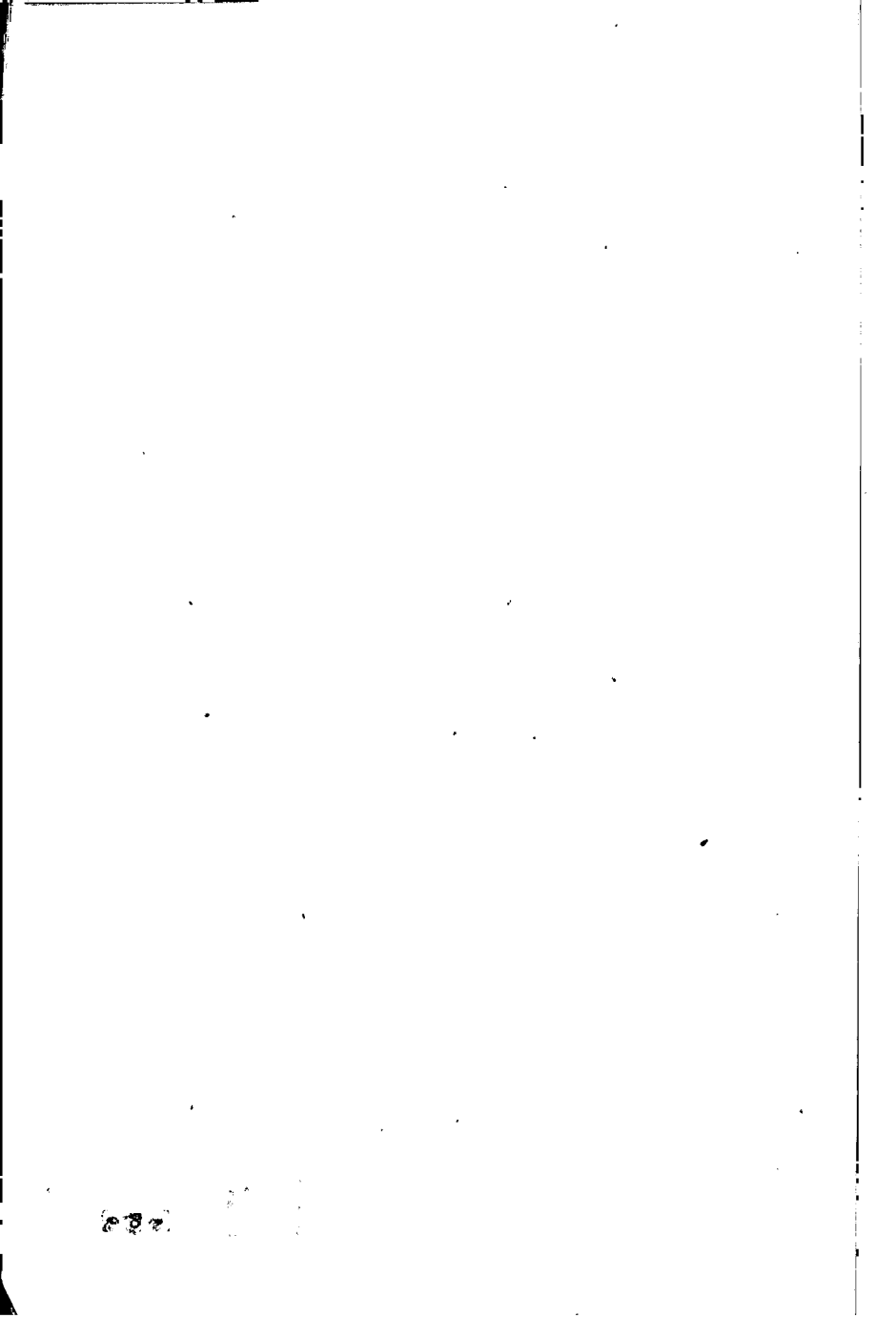
刘：你捐額種！

王：我捐國公？捐國公比京監還扛門勢呢！

刘：蛤蟆他達，咱別吵了，咱還有個破小車呢，咱推出來收拾收拾，叫咱蛤蟆坐上我在後面跟着咱不就去了嗎！

王：你多會兒說這呀，多會兒說這咱早就走了七八里地了！

（同下）



尹士濤打竊

(又名: 搭南瓜架)

張 斗 口 述

李紹密 紀 錄

劉海木 校 訂

剧 情 簡 介

“尹士濤打竊”又名“搭南瓜架”，是个以丑角为主的小戲。西漢末年，王莽追趕劉秀，劉秀躲到一个以打竊為生的尹士濤家中，與士濤之妹訂了終身。士濤回家問明此事，便在幼主面前討封。但因家貧，沒有官家的一套穿戴，就以破盆、坐机板等日用品來代替使用。討封后，適值王莽追兵趕到，他們三人就驚慌逃散。此劇過去曾在密、蔡、登一帶流行，是老藝人張斗的拿手戲。

人 物:

尹士瀟(尹) 尹莉花(花)
刘 秀(刘)

尹: (唱快板) 哎, 沒有啥說……

把嘴一張沒有啥說, 听我說一个滿家黑:
爹也黑, 娘也黑, 生一个小妮儿賽过鉄,
今日愁, 明日愁, 愁的黑妮儿留下头,
黑妮長到十二歲, 一心剗菜地里头,
耨了一个黑籃子, 手拿一个黑鏟头,
走了許多黑土地, 路过黑豆地地北头;
記住黑妮儿且不表, 再說黑小放黑牛,
黑小拿了一把烏木鞭, 赶了一个黑牯牛,
走了許多黑土地, 來到黑妮臉前头,
黑妮这里挤挤眼, 黑小那里点点头,
二人定下黑情意, 老包說媒到里头,
敬德与他把好儿看, 只看到臘月廿四五天陰帶着月黑头,
定了一乘四轎子轎, 还有这黑搭黑拼黑吹手, 还有两个黑炮
手。
走了許多黑土地, 來到黑小門外头,
門外落了黑轎子轎, 从后院跑出两个黑丫头,
黑毡不住往前轉, 來在黑小当院里头,
放了一張烏木桌, 那上边放哩黑笆斗,
偏偏那年沒收麥, 挖了一斗黑黑豆,
烏木称杆沒有星儿, 三条腿熬子挂上头。
也是黑妮倒了运, 偏偏那一日蝕日头,
点上一斤烏木紙, 看他夫妻磕黑头;
拜罢天地入洞房, 只來在东間廚房灶火里头,

也算黑妮运不至，偏偏那夜断了油，
过了三年并五载，生了一个黑火头，
火头長够十二歲，只送到八十丈深的煤窖里头。

（詩）三間屋子兩架梁，椽子沒有檩条長，
牛車沒有馬車快，豆腐沒有肉吃了香。

我乃尹士濤，不幸二老爹娘下世，單撇小妹俺二人，我家妹妹生來年幼，我恩养她成人長大，日每打窖为生。我家妹妹与我送飯，早飯送到上午，午飯送到快黑，日不照时。我想我家妹妹人高歲大，莫非在家她……哎！這話我也講不出口來。現在窖上無活，我回到家去，看看家里無人，倒还罢了！要是有人嗎……小妹儿！哎，我与你算賬不清呀！

（唱）臘月暑伏好热天，牛皋把守虎牢关，
秦瓊單鞭去接駕，一槍刺死潘金蓮，
呂布要娶王三姐，罗成与他把親搬，
上轎本是孟姜女，下轎变就杜秀鸞，
諸葛亮与她天地拜，呂洞宾陪她去安眠，
生下一子包文正，豬八戒賀喜到門前，
李陵碑碰死馬三保，刘金定抱尸哭皇天，
楊景一見冲冲怒，手指韓信罵李淵，
一無仇來二無恨，借我的荊州咋不还，
狼腿拉到狗腿上，这就叫七不連來八不粘。

往前走來在門儿外，高叫小妹開門拴。

咳，來到門前了，這門大白天上的实头头的！往日回來，白天黑夜沒上过門，你上住門，我喊你。妹！妹！開門。（尹莉花暗上）喊了这么長时候，不听吭声，俺这院子，進去大門，就是屋門，喊这長时候，为啥不听吭气？唉！俺這門經俺老爺做的，兩三輩子了，門插椿磨的精細一点，你不開門，我使屁股墩。（倒地）

花：哥！你回來了？

尹：抽大头，抽大头！

花：哪是大头呀？

尹：說話这头是大头。

花：坐！

花：哥哥！今天回來你咋这么生气呀？

尹：我生气？你咋不給我送飯哩！

花：我給你送去了。

尹：你給我送到哪儿啦？

花：我給你送到十字路口上了。

尹：叫哥打你吧！我還沒死你咋給我送到十字路口上干啥？

花：哥！你不知道，我送飯送到十字路口，碰見个禿子，我左走他左擋，右走他右擋，把飯罐奪過去，把飯給咱吃了，罐給咱摔了，他說吃了您的飯兒，摔了您的罐，掉根麻錢串兒，拴住咱爹的头盖兒。

尹：唉呀！誰家這小孩真搗蛋，吃了俺的飯兒，摔了俺的罐兒，給俺掉根麻錢串兒，還拴住俺爹的头盖兒。妹！你說這話我却不信，我給你看出來了，“脊梁上头背茄子”，給哥有二心了，我看這日子不能過。

花：哥：你說不能過，不能過咱就分家！

尹：哎呀！俺妹人小心不小，我還沒說不能過，她就跟我分家。中，咱就分家。妹！咱爹咱娘都死了，撇了一個大缸，一打兩半截，你要頂半截，你要頂半截？

花：我要下半截。

尹：唉呀，俺妹不傻呀！你要下半截，不盛一担水，也盛一桶水，掉那上半截叫哥玩猴鑽圈哩？也好，分給你。咱的一個熬子，一打兩開，一下一條腿，一下兩條腿，你要一條腿呀，你要一條腿？

花：我要兩條腿。

尹：你要兩條腿？不放三個饅，也放兩個饅。就是放一個饅，也能煮熟，掉下一條腿熬子，叫哥敲着換糖人兒的？分給你。妹！咱娘死了還撇一個單子哩，分給我吧！

花：咱娘死了，撇一個單子，我伺候咱娘了，得給我撇下。

尹：給我撇下！

花：給我撇下，給我撇下！

尹：嘽！看俺妹的嘴，跟搗谷子樣，“給我撇下，給我撇下”……唉呀！

因为这一个單子，我和俺小妹爭吵，叫东鄰西舍听見，來到这儿一問，我和俺妹分家哩，这我算啥人哩？妹！咱兄妹倆也別吵了，这單子拿出來，一撕兩下，你的半个，我的半个。

花：那不中，咱娘是給我撇的。

尹：（拿單子，刘秀在里边蒙着）妹！这單子拿出來为啥能豎到这儿呀？

花：我洗了洗，漿了漿，漿的太硬了。

尹：哎呀！这丫头，漿單子也不知費了多少面，叫我撕（人动）咳！妹！这單子咋乱动啊？

花：哥！你不知道，那跳蚤頂起來了。

尹：噢！这丫头，也不知道勤呀懶，俺家的跳蚤把臥單都頂起來了，叫我撕！（忽見刘秀，就要殺他）

花：哥哥，那是刘秀，

尹：六舅？七舅也不中！

花：不是，他封我正宮娘娘了。

尹：是王莽赶那个刘秀？你問他封我不封！不封，我非砍死他。

花：（对刘）你封他不封？

刘：封。

花：哥哥，他封。

尹：妹，你把刀夺过去，

花：拿過來吧！

尹：看比擱那儿有勁沒有，妹！刘秀朝廷登基，还得有皇府金殿哩，咱沒皇府金殿可咋办哪？（想）有了，咱今年搭的南瓜架還沒拆哩，四根杆子不和四根龍柱一样。妹！朝廷登基討封，我還沒有帽子咋办？

花：沒有帽子，咱家还有个破洗臉盆哩。

尹：你拿出來我試一試。噢！还老可头哩。妹！有帽子，還沒衣裳哩。

花：咱爹死，还撇个大褂哩。

尹：好，好，取出來我試試！（花取条褲子）

花：調過來！調過去！你屁股調到我怀里！

尹：屁股調到你怀里干啥？

花：韋背穿衣呀！（穿衣拉膀）